

# 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官吏形象

陈诗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官吏形象的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官吏和元杂剧中的官吏一样,类型比较单一,大体可分为贪官、庸官、清官三类,且各自特点鲜明。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官吏,又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他们身上带着蒙元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因此,他们的形象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元杂剧;上场诗;官吏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017-04

在元杂剧中,人物在出场之后、自报家门之前往往要念一首上场诗,这种上场诗(又称定场诗)是一种诗对的宾白,属于韵文体,它和唱词(曲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演出时是念而不用唱。上场诗是元杂剧的必备要件,几乎每一部元杂剧都有上场诗,在现存近160种较完整的元杂剧中就有500多首上场诗,即平均每一种杂剧约有4首上场诗。元杂剧的上场诗虽然有类型化的倾向,但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仍然有突出的作用。在人物出场时,以自念上场诗的形式,让剧中人物“亮出自己行动的原因、目的、手段,甚至可将自己灵魂深处绝对不可告人的秘密,毫不隐讳地告诉观众”。<sup>①</sup>这是其它的表现手法所无法做到。元杂剧又可以说是“无官不成戏,无戏不见吏”,因此,从上场诗的角度来谈元杂剧的官吏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官吏类型

元杂剧中描写到各种官吏,他们各有性格,各具特色,从上场诗就可以看出。它们中的贪官贪婪成性、昏庸无能,他们的上场诗要么突出他们贪婪成性。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中楚州太守恽的上场诗:“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他给告状来的人下跪,他的随从以为他跪错了,他却振振有辞:“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他所信奉的审案教条是“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于是,棒棍的拷打代替了审问,结果,无辜的窦娥被押上了断头台,无赖小人却逍遥法外。又如李行道的《灰栏记》中郑州太守苏顺愤的上场诗:“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他是个只知白银,不懂律令的贪官。由于他没有断案能力,案子的审问,全凭手下的令史帮助,“(孤云)这妇人会说话,想是个久惯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刺说上许多,我一些

也不懂的。快去请外郎出来”。而偏这个令史又是案犯的奸夫,像这样的案子又怎么能断得清呢?这位太守大人倒不在乎是非黑白,“(孤云)这一桩虽则问成了,我想起,我是官人,倒不由我断,要打要放,都凭赵令史做起,我是个傻厮那”。他所在乎的,可能是白花花的银子,如果有人向他行贿,可能案子又会是另一种断法了。再如孟汉卿的《魔合罗》中河南府县令,他的上场诗:“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的鸡儿叫。”让人读来痛恨交加,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吃完原告吃被告”的贪官。这位县令见涉案人没有向自己行贿,就懒得去搭理此案,就把案子甩手给了令史,这位令史受了原告的好处,断起案子自然就没有公平可言了。讽刺的是剧中还有一段两人分赃的描写:“(孤云)令史,你来,恰才那人舒着手与你几个银子,你对我实说。(令史云)不瞒你说,与了五个银子。(孤云)你须分两个与我。”要么突出他们昏庸无能。如孙仲章《勘头巾》中的大尹就是个典型的庸官,他的上场诗“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剧中写他断一起谋杀案,案情稍微复杂一点,他就断不下去了,“(孤云)他口里必律不刺说了半日,我不省的一句。张千,与我请外郎来”。偏偏这外郎也和他一样是个糊涂的小吏,他们两人在一起合作就真是“糊涂成一片”了,结果案子被他们断得一塌糊涂。又如王仲文《救孝子》中的推官巩得中也是一个糊涂的庸官,他的上场诗“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然做官,吸利打哄”。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他在断案中也是靠着一些和他一样糊涂的下属帮他瞎推乱断,结果是丑态百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案中的死者居然是这位推官大人的妻子,好在案情经过戏剧性的发展,最后终于真相大白,但是,作为推官在剧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对元代断案官员的绝妙讽刺。像这样的庸官还有《陈州粳米》中的陈州州官廖花,他身为陈州知州,却任由刘衙内的儿子和女婿在陈州赈灾中胡作非为、谋取私利,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在官场就是一颗顺风倒的墙头草,如他在上场诗中所说:“我做个州官不歹,断事处摇摇摆摆。只好吃两件东西,酒煮的团鱼螃蟹。”州官糊涂,下属常常也好不哪里去,如“今日包待制大人升厅坐衙,外郎,你与我将各项文卷打点停当,等金押者。(外郎云)你与我这文卷,教我打点停当,我又不识字,我那里晓的!(州官云)好打这厮,你不识字,可怎么做外郎那?(外郎云)你不知道,我是雇将来的,顶缸外郎”。试想这样的官吏又怎么能做好官呢?

元杂剧中的清官不畏强权,公正无私,机智勇敢,为民伸冤,使横遭冤屈的无辜百姓得以平反昭雪,贪官污吏、邪恶势力受到应有的惩罚,深受百姓的爱戴。这些清官以包拯最为有名,他在剧中是清官的化身,元杂剧中有关他的戏有很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公戏系列。用在包拯身上最多的上场诗是“冬冬衙鼓响,公吏两边排。阎王生死殿,东狱吓魂台”。在这几句上场诗中,包拯给我们以公正无私、刚正不阿之感,在剧中,无论案情有多么复杂,他都能机智巧妙地审清案子,还以公道清白,如关汉卿的《蝴蝶梦》和《鲁斋郎》,无名氏的《合同文字》,在这三剧中,包拯不仅不畏权势,公正执法,而且他还机智过人,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可爱、可敬、可颂的完美清官形象。关汉卿的《绯衣梦》中的钱大尹也是一个包拯式的清官,他的上场诗“诵《诗》知国政,讲《易》见天心。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给人一种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之感,俨然是一个典型的深具儒家风范的难得一见的清官。他在剧中作为开封府尹,面对疑难案情,沉着果敢,应对得力,并最终在神示的帮助下完成破案,叫人拍手称快。王仲文的《救孝子》中的大兴府尹王脩然也是个执法如山、一身正气的清官,如他的上场诗:“王法条条诛滥官,为官清正万民安。民间若有冤情事,请把势剑金牌仔细看。”正如他在剧中所言:“自迁军回来,累加官职,赐与我势剑金牌,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采访孝子顺孙。”他在剧中遇着冤案,果能伸张正义,惩奸除恶,最终使杨谢祖得以平反昭雪。

由于元杂剧中的官吏有着类型化的倾向,因此这些上场诗往往对官吏形象有着定型的作用,且定型以后就没有变化。这些官吏的性格都比较单一,要么“贪”,要么“昏”,要么“清”,缺少性格丰富复杂

的官吏,究其原因,魏明在《元杂剧上场诗的类型化倾向》一文中将之归结为三方面原因:一是元杂剧的演出体制尚不成熟,演员跨行当的扮演,容易使观众对人物的身份产生误解,上场诗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二是创作习惯的继承,元人创作杂剧,包括上场诗在内的大量宾白,则完全是演员凭借艺术功底临场自由发挥的,这种创作与演出之间的差距是促使上场诗走上类型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三是元杂剧的结构体制和角色分工导致上场诗的类型化。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上场诗中所看到的官吏形象才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 二 形成元杂剧上场诗中官吏形象的社会背景

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官吏形象事实上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元代社会官吏的真实写照,元代官吏普遍素质低下,无主政能力。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刻名章》记载蒙古官员签署文书多不能“执笔花押”,只好用印章代之。元代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三《精选县令》记:“办事爱民,莫亲于县令。县令得人,则事办而民安;举非其人,则事不办而民失业。即今县令,多非其材,省部不务精选,兼品秩卑下,州府驱委呼召,殊无礼貌,英俊才气之人,视不屑为。十分为率,大半不识文墨,不通案牍,署衔书名题日落款,一出于文吏之手。事至物来,是非缓急,闭口不能裁断,袖手不能指画,颠倒错缪,莫知其非。虽有县令,与虚位同。”<sup>②</sup>同书卷二十《论取人》曾记:元代官员对于“圣人之所以学,凡人之所当学者,皆莫之学,《六经》、《语》、《孟》之学,皆莫之知。一旦射策偶中,出而治人,抚万家之邑,寄百里之命,物情民事,一无所知。走卒举案来前,则一听命于胥吏。颇聪明者则曰:‘每事自有国法。’反为奸黠揶揄玩侮,而不满一笑。国家所得之人材,其愚若此,欲下民之治,安无冤。”<sup>③</sup>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记:“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转而从左‘十’转,见者为笑。”<sup>④</sup>这一点,元杂剧上场诗中刻画的最为生动,如“虽则做官,律令不晓”、“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则做官,吸利打哄”、“我做个州官不歹,断事处摇摇摆摆”就很有代表性。

元代官员贪赃枉法,致使社会上冤假错案丛生。元朝从开国伊始就为后来贪赃枉法的腐败埋下祸根,蒙古统治者初入中原,大臣、将帅没有固定的俸禄,他们就直接掠夺财富,还随意向人民勒索,强逼人民纳贡。忽必烈即位诏书也说:“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禄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

是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为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sup>⑤</sup>朱东润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文中也指出“州县官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贪污。”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这一吏治的状况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贪污成风、冤狱成灾。《元史·成宗记》载:仅是大德三年(1299)一次就发现赃吏1.8万余人,赃银近4.6万锭,冤狱500余件。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元杂剧中出现那么多冤假错案就不足为怪了。《窦娥冤》、《灰栏记》、《魔合罗》、《勘头巾》、《不认尸》、《神奴儿》等,哪一起冤假错案不是由于官员的贪赃枉法造成的呢?这些贪官的上场诗诸如“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要白银,官事便了”、“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等,哪一首不是对他们因贪赃枉法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痛斥和嘲讽?

元代的统治者实行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是造成元代吏治昏暗的重要原因。要而言之,如四等人制度,使元代的官吏多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即使任职,也只能做副职和小吏,这就造成了元代官吏多不主事,政事多由小吏们代劳的怪现象。元杂剧上场诗中就有讽刺官员和小吏们糊涂一片的,如“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又如废除科举,不仅使汉族的知识分子们失去了晋升仕途的机会,也使元代的官员们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长期处于昏暗的状态。失意的文人,很多转投到戏曲创作中,用戏曲来揭露社会黑暗,表达自己的理想,如《绯衣梦》中钱可道的上场诗“诵《诗》知国政,讲《易》见天心。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不能不说没有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再如重武轻文,使大批的武将得到重用,他们大多不识汉字,就更别提治政了,元杂剧中就有诸多官吏不识文字的描写。这些制度的实行,使元代的社会更加黑暗,而元杂剧及其上场诗恰恰抓住这些特征,为我们奉献了一出精彩的吏治剧。

### 三 元杂剧上场诗中官吏形象的精神内涵

注释及参考文献:

<sup>⑤</sup>王春之《元杂剧戏剧艺术》,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官吏形象,不是剧作家凭空虚构,也不是偶然出现,它是剧作家以真实的社会现实为依托,以自己的智慧独具匠心的创造,其中也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元杂剧上场诗中的贪官贪婪成性、昏庸无能,他似乎是剧作家有意在向我们控诉,这是蒙元统治下吏治的必然结果。元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所主导的社会,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后,蒙古民族与汉民族由于社会进程、活动区域、生活方式、经济文化、民族习性、历史形成的不同,而各自形成了在观念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带有原始的野蛮和愚昧,他们靠武力去征服一切,而中原文化则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的伦理体系和道德架构,早已是一个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文明体系,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碰撞注定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顺应时代发展,主动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就能取得成功,反之,注定要失败。元杂剧上场诗中污浊的吏治似乎就是要告诉我们,元代统治者由于排斥中原先进文明的文化传统,拒绝在观念形态上全面汉化,坚守其落后野蛮的草原文化,即使他们以武力征服了中原,并建立起一套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不接受中原封建礼教伦理道德,他们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元杂剧上场诗中的清官无论包拯,还是钱大尹、王脩然,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古代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元代的官吏,这似乎是剧作家有意要告诉我们,元代根本就不是一个能产生清官的时代。中国社会向来有着清官崇拜心理,因为他们代表着人间的公平和正义,一个社会,对清官的心理期待越高,就说明这个社会越需要清官。元杂剧中的清官现象,恰恰是这种心理期待的反映。这些清官身上有着显著的品格素质,即为民做主,公正执法,事实上,这种品格素质不仅仅是法律素养,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修养,中国古代素来以礼仪和道德辅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元代官员恰恰缺少的就是中原的礼仪和道德修养。剧作家这种对古代清官能吏的歌颂和赞美,不仅是对元代社会昏暗吏治现实的无声抗议,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清平理想社会的怀念和向往。元杂剧上场诗中无论是贪官形象还是清官形象,剧作家似乎都是要说明,这不仅是社会现实问题,同时,更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所在。

②李修生《全元文》(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页。

③李修生《全元文》(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④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

⑤《元典章二·圣政二》“止贡献”,中国书店1990年版。

[1]王季思.全元戏曲[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田同旭.元杂剧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4]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5]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The Official Images in the Entrance Poetry of the Yuan Poetic Dramas

CHEN Shi-qiang

*(Literature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entrance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Yuan poetic dramas, and its quantity is multitudinous. The Yuan poetic dramas not only hold the typological tendency, but also charg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official images. The official images are the same in the entrance poetry and the Yuan poetic dramas, and the types of the official images are quite unitar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corrupt official, commonplace official and honest official,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re bright. The official images in the entrance poetry have a profound imprint of the times, and they carry som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ir images have more profound spiritual contents.

**Key words:** Yuan Poetic Drama; Entrance Poetry; Official Images

(责任编辑:张俊之)